

T2512/1279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RECEIVED - HARVARD LIBRARY OF
SCIENCE - ANCHOR POI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51

少微家點校附首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七

唐紀

太宗皇帝中

貞觀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縉古奏好德被疾有微法不當置於書侍御史薛元紹劾奏縉古貴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

縉古

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藥以為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滿自恣攻戰相殘言民尤深不若守今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鎮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是扶京室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

和漢藏印

作鎮藩部貽愛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出唐書

政事官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屢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則秦漢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繼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厚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

唐太宗

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加三代千七百年緒二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

亂之首也

新增論封建見秦紀罷侯置守處又見貞觀十三年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孰故也而有司頃吏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雖但未有著令釋義在法令中也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違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出刑志○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

死刑
五覆

不受
康匡
內附

經要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
己之所欲惡人違之有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出政○
康匡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
名無益於用而弊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
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為也遂不受出政要○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
愈元官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
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
故欲數開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
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出政要

唐太宗

新增范氏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

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
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魏徵
諫封
禪

全唐六年正月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
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以安家給人足雖不封
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
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
山之顛封數尺之上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
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
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
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
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
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
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
咸集遠夷君長皆當蹇從自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
火尚希徒奔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
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賞百姓之勞

世南 世南上聖德論 賜手詔稱論太高朕何敢當上古
聖德 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
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九月己酉辛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
起是郎昌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國語汪祇曰
安絲文象文德後更弓九功舞取尚書九功在舞之義
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國語子八佾八佾八佾八佾
諸侯六佾有命之舞也 大宴會與破陳舞皆奏於庭同州
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
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李歐直高
擊目幾眇上不憚而罷國語謂敬德曰朕見漢高
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發與卿等共保富貴今子孫
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彭國語在反
唐太宗

唐太宗

紀唯賞與罪非分之恩國語朕不可數得勉自修飭
釋義 勸色角反勸無敗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戰出
敬德傳 ○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
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也國語也屢反善言也故以此官相
受賞 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
陛下乃社稷之計耳國語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
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
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
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上五故反也此
君臣 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國語錄○上謂
相保 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
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
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陽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
見也公輩當直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閔龍

見也公輩當直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閔龍

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國政要。○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出諫錄

唐太宗 帝相 曰。太宗以治亂在吏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爾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次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僞。小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破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以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班統數。聚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也。豈具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故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發。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守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徵不 **觀七** **德舞**
縱囚 **來歸**
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從美辨反。見九功舞。則諦觀之。諫丁言反。出本傳。○去歲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皆赦之。

冀

冀

歐陽公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知其難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而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困能使之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之來

唐太宗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信義不在此必無之事也且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尔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且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蓋謂此也

不私

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

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陽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離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胡越

出傳○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

一家

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馬智異詠詩

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吾智力

責群
臣諫
太子

溫辭
色接
下
遣使
分行

所及晉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宴自矜大臣所
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
守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
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
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
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
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出政要。上
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
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
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惜之辭色言敢盡其情哉。上由
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湯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
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体耳。出諫錄。
甲午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
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
唐太宗

天下
德參
直言
受賞
論齊
後主
周天
元

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瑒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
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表善惡及起滯淹俾
使者所至如朕親觀。○中年丞皇用德參上言修洛陽
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
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
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
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自古上
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綰二十
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彊含容非長
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並出徵本傳。
乙未九年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
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啜其肉饑猶成反肉盡
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無政

蕭瑀

臣

長孫皇后賢

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一姓亦一凡劣也出諫錄○四月庚子上皇崩○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疾風亦不摧之而靡板蕩識誠臣詩上帝反故上帝勸勸注上帝稱君王也板板反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也蕩蕩法度廢壞貌言誠臣不以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報孤立唯陛下下知其忠功不遇聖明未免難矣出瑀本傳○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官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候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盡苦本反刑無枉濫及疾篤與上訣時旁玄齡以護駕第

唐太宗

望昭

陵

強盛自損

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以小心慎密竒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游畋敗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于中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出后本傳○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執視之曰臣嘗時不能見唯莫歲反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出徵本傳○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

萬紀
言利

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治書侍御史權
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宣饒二州在東
驛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緒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
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緒
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
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浚之相靈乃聚錢為私
藏才浪反卿欲以相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出
方紀傳○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九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
諸衛九當宿衛者當一兵部以遠近給當遠疎近數皆
一月而更出兵志

十一月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太
半天下稱賴由是斷獄平允出刑法志○二月上宴洛
陽宮西苑泛積善池頭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絕結怨
唐太宗

十思

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廣田基發瘞之徒內為
詭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魏徵上疏以為人主
善始者多克終者寡克終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
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
輕物則六親離德離德離之必威怒亦皆兌從而心不服
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維則思知止處
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滿盈則思樽節樽節
謙節樽節退讓以明禮注樽節也
在宴安則思後患防
壅蔽則思延納疾諛邪則思正己行賞罰則思因喜而
借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獲賢在能固可
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出本
傳○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
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讓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
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亂

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
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形莫如止水鑿敗莫如亡
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戚遠佞以當今之無事
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
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出
本傳○魏徵上疏以為父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
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
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
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
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
免有敗况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
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
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
唐太宗

魏徵
論君
子小
人

疏諫
比弦
章
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
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由是
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
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章魏徵曰章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任臣願自
比於章故稱曰西門豹性急故佩章以自警董安于
故以自急○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在
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
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
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
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二而
給役者兄去弟嚴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
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
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蓋幽厲實災桀紂矣湯帝亦笑
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湯帝也貞觀之初

馬周論時政

重守令之

天下飢餓糶義食不滿也斗米百匹絀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糶義反豐也匹絀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寡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天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勉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將令古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

唐太宗

不許集文章

從諫不及初

朕當自選縣令官詔京官上品已上各舉一人本出周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擊鷹鳥郎將堯君素雖姓犬吠竟有垂倒戈之志糶義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也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二月著作佐郎劉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出政要○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故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遠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

少微家點點校附

少微家點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八

唐紀

太宗皇帝下

宰相 **日** 十二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以

領度 **度** 支擊天下利害 **釋義** 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

支 **反** 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釋義** 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

群臣 **羣** 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

諫封 **安** 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

刺史 **猶** 有朱均之子 **釋義** 堯封子朱於丹 **釋義** 堯封子朱於丹

童嗣職萬一驕馬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

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屬之臣已

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

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

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



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
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
發言然望朕豈疆公等以茅土邪釋義古者天子以五
侯取其方而土宜以白茅詔停世封刺史出後
新增胡氏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正辨四方
位君南面臣北面以景夜考為規星日出正景與
置諸日中三日景夜考為規星日出正景與
召諸越三日景夜考為規星日出正景與
經越五日景夜考為規星日出正景與
分也經謂為之里數正位謂此定宮廟體國經里
九維左在右社稷後市對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之屬設官分職司宰各有所職而百事司以爲民
提也之言羣書考索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宜在
極為之中之極則而外望之以取正焉者此故皇
若此限之為天之極屋陳之為屋極中則不可不
曰不井田孟子文公注見不封建理百七十侯出方
十國設其社是也禮也官封其人觀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唐太宗

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
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
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鹵音魯莽音莽古反莽亦不
也而近世范蠡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
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
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
害聖人不得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濇號典
其四方割蕩蕩廣山巖陵茶傳割害也確包民無所定
武王周公誅紂代奄成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
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
裂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疑詢之去宗元又曰德在
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
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
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

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
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
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
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表盜固言之矣
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
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
政左昭二十六年厲王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曩諸
侯間與也諸侯去其心與治王之害王乃流于曩
政爭間與也諸侯去其心與治王之害王乃流于曩
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期鴻宗主
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
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種
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
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
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

唐太宗

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
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向公是
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
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
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菜地以盡其封
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
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
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書堯典篇明明揚
在側陋者廣求賢也何患乎不中也不明君下
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時在位
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俗悉流于民伍不見庸也
雖守宰徧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
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
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

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
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
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泰恣肆之失是
以義與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
若秦則刻民之蕪并而自為兼并竟天下之利以自
奉競通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氏講之不詳
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
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
蘇氏又曰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弒之禍
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唐皆襲封者
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
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
多者至三十餘君其諸侯篡弒亦不聞出於文武成
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始歟或曰然

曹太宗

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
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
氏亦感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
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
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
於稽古而建事哉

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
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上深加獎歎賜黃金千
斤廐馬十疋魏徵

十漸

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
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
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謹用條陳禪萬分一陛
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而索駿
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

下居常議論遠重堯舜今所為更欲效漢文晉武下乎
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况羽反
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
則為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
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
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
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
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襲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
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
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蹀莫見其非則有時
而昵尼乙反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
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
此不克終一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
而在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舉賢

而用以一人毀而棄其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
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高居
深拱無田備甲乙之數年之後志不克固應大之貢
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
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礼羣情上達今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階中有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
伸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
恃功業之大負聖旨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
裔此不克終一漸也貞觀初順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
關外攜老扶幼亦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夫此由陛下徐
育撫寧故死不讎也此者疲於繕設關中之人勞弊
尤甚脫有一穀一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怙其
泰此不克終一漸也夫禍福無所惟人所召人無譽焉
妖不妄作今旱暵呼旱反之灾遠彼郡國凶醜之孽起

書心李世勣傳○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

知進

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憂愛身者多

維

彼與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守夫

兼行

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

將相

下不取上其善之極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

呂才

多命大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叙實以經史

判定

其序宅經曰近世取視度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

陰陽

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官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

推書

出一姓分屬官商或長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

唐太宗

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

信之

然長平坑卒未聞其犯三刑秦將白起攻趙

萬

其將趙括死其降卒四十萬南陽貴士向必俱當六合

釋義

張光武時彭寵李通鄧晨來勸鄧禹隆韓徵趙

尹

張光武時彭寵李通鄧晨來勸鄧禹隆韓徵趙

懸殊

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

也

且叙葬曰古者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

有月

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

不克

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則

墓之

室鄭葬公墓大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

日中

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

之北

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

踊之

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筮

爾而

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

教敗

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上欲

自觀

使

魏徵
言至
公

貞觀十六年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
 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
 入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
 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釋義當主也主執不取不
 記黃門侍郎劉洎巨至反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
 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
 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
 氏不能書吾惡也並遂良傳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
 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
 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宜以至公為
 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彰彰
 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斲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
 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出諫錄八
 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
 唐太宗

知字
文士
及之
佞

方無實惟大乎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
 政要○西突厥遣兵寇伊州初高昌既平歲終千餘人
 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上弗聽及西突厥寇上海
 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是不用其言今方自
 外自出西域高昌傳○十月宇文士及卒上嘗上樹下
 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
 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本傳

新增范氏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丘曰
 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
 於始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
 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
 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忠臣則不然從義
 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

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將何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
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
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
失則無所不至故終至於弑君而亡國是故堯舜畏
之而孔子以為始人君可不遠之乎

公主
妻薛
延陀

輕徭
賦以
富民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在疆漠北臣宗勿反今御之止有
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一者何
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
曰然朕為民父母苟有利之何愛一女以新與公主妻
之○上曰朕為此民之主日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
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
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出自
政傳

貞觀十七年正月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
唐太宗

保三
鑑

相對於道又遣中郎將李玄備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
與太子同至其第拍胸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
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因替以人為鑑可
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
矣
出本傳
比改用
本傳又
通鑑多
不同二月上問諫

論辨
造漆
器

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
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
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
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故無危亡得乎遂良傳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
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奢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
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

託物

沉醉辭御服以覆之通勤本傳○上謂侍臣曰朕自

子

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飲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

子

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

子

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

子

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

子

從諫則聖出政要○初魏徵嘗鷹柱上倫及侯君集有

子

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及上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

子

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君

子

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遂良尚主而陪所撰碑唐書

子

遂反出徵本傳

子

唐書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

子

歿未幾猜謫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言至君子

子

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

子

不免故三惜皓者見汗唐書者雖全自古所

子

唐太宗

云唐初方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

直諫哉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
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
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
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

自觀

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

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

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

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九月新羅遣使唐書

羅入朝之路乞唐書援

甲申十八年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

命不可不討諸遂良曰陛下拍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真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李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出无忌傳

范氏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无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群臣之得失亦皆中於理哉遂良有道犯顏盡忠無隱王勣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伐高麗

十二月詔諸軍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正月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氏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勣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

唐大正

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三月軍駕至定州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及克高麗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丁未車駕發遼東方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延壽惠真延壽惠真並姓高延壽北部惠真主南郡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敕諸軍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諸軍鼓譟並進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已未延壽

破高麗

真帥其衆二萬六千八百，入降高麗。卒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披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乃與高士願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驛山。

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馬婦搏虎，王氏曰：馬婦，博陵人，不己也。馬婦，姓名，善而有力，善搏虎，故進以爲士。後於野，外見虎，復復，持之，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見孟子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

唐太宗

遼左無成功

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負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娼者。娼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出高麗傳。○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出本傳。

徵思魏

二十二年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江夏，王道宗、薛萬

徹等招諭，勸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城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弊內屬
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
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
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
實害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不
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饋餉之擾民不
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太宗矜其功能好大
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
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雪耻
除兇
九月車駕幸靈州敕勸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
為詩序其事曰雪耻讎日王除兇報千古公卿請勒石
於靈州從之。蕭瑀性狷介指告緣反與同僚多不合
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殺臣朋黨不忠執權
唐太宗

信任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測言得無太甚人君
玄齡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肯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
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
至於此。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
樂在朕翻成復感念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
生日米之恨也。後南遊於楚從申百東廣粟乃鍾詩云哀哀父母生我
不為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房玄齡嘗以微
樂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
遂良武德之季冒死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
論玄齡為最不可退棄陛下若以其長老亦當調諭使之致
之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房玄齡後避位還家久之上幸
之數召上還召出之頃之玄齡後避位還家久之上幸

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泚掃門庭釋義先思晉反也曰

采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弟因載玄齡還宮出本傳

二十一年上幸翠微宮與州進士張昌齡獻書微

宮釋義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重供奉

釋義上命於通事舍人重供奉

士王公瑾皆善禹之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

貢奉黜之奉朝真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

師旦對曰一人雖有辭卑然其跡輕薄終不成公器若

黜浮釋義置之高第恐後進士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薄釋義○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

能服我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

公各帥意以實言之釋義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生立萬物

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有

自古帝王多矣朕已釋義惜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行

唐太宗

能不能兼備朕亦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
則欲實諸懷退釋義不肖則欲陟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
肖者則憐之賢釋義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
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
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
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釋義顧謂
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
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釋義○骨利
入貢釋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書長夜短日

沒後天色正曠釋義曠奇也釋義黃羊胛適釋義冊反

不罪釋義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

言者釋義忌等請誅志冲上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且地納汗藏

疾釋義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

疾釋義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

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言如尺蠲
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帝範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

子

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
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

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
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未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

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王高曰臺榭有木曰榭
要有興作大馬厲車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

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多
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

不隨歎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
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

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
唐太宗

窮髮

不慎哉○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

為編

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

戶

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殺之以德使窮髮之地釋義

茅覆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徐

玉華

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音古慈西域因翠微玉華

宮

管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

徐惠

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

諫征

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甚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

役

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

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

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初左武衛將軍李君羨直玄

武門時太白彗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

識記
殺君
奏

武氏

當王

玄齡
遺表

云唐二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
臣宴官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君美自言名五娘上愕然
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美官無封邑皆有武
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負音運自
言能絕粒釋義蘇張曰也曉佛法君美深敬信之
數相從昇人語御史奏君美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美
坐誅○上密問大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
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此陛下官中為親屬
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光既成
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
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
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房玄齡
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
唐太宗

諫征
遼

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
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二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
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
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
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儻蒙錄此死且不
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釋義

房玄齡

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以

平用玄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
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
功可謂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之蹟始不可見
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釋義
房玄齡
如晦王翹善諫而房杜讓其自釋義王英衛

善兵而房杜濟以文釋義衛謂衛國公李靖持衆美
効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容權善
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任事日淺觀
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
明臣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
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
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
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以術
數黜
李勣

四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出勣才智
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

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

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出勣爲疊州都督

括地志疊州在隴右屬郡也在隴右出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出本傳

唐太宗曰太宗以李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

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何
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犬馬
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
以恩此漢祖所以取黜彭之徒沮詐之術也五伯之
所以不爲也豈嘉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
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
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嬰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
得而用之哉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
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夜篤詔長孫

無忌

無忌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

遂良

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

受顧

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譖人間

命

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遂良

上明

之役及諸土木之功。○九月以季勳為左僕射

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出亦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助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率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元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實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曹漢大綱

正唐萬目

唐太宗

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功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四疇之制律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曰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鞭背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寇盜甫平首開文館崇奏破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台上按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嶺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譖而誅劉洎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寵秦燮格我危嗣位知謹刑矣而後濫殺知尚文矣而復曠武知任賢

矣而獲信謔知斷恩矣而獲牽愛故曰太宗假仁者
也

少微家孰燕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八





